

老
革
命
的

红色传奇



1960年郑心凯与妻子合影。侯赛 翻拍

“送郎送别到后山坡，只见脚迹一行行；送郎送到那战场，冲锋杀敌勿动摇。郎你救国保家乡，在家有我顾爹娘；抗日胜利回乡看，全家团团圆乐洋洋。”一首抗日民谣，唱出了一幕幕历史片段……88岁高龄的老革命、老共产党员郑心凯就是伴着这首歌谣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6月16日上午9点，郑心凯老人放下手中的电话，立即起身与记者“接头”，联络信物是他手中拿一本书。不一会儿，一位满头白发，身穿军绿色短衬衫的老人，迈着矫健的步伐朝记者走来，手中还擎着一本书，遮挡着头顶的烈日。一见面，一双粗糙有力的手就紧紧地握住了记者的手，这种革命同志的问候方式，仿佛将场景又拉回到革命岁月……

88岁老革命郑心凯：抗日烽火狼烟为革命出生入死

文海南日报记者 侯赛

革命人可以悲伤不能流泪

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，郑老记忆的风帆又驶回了家乡——文昌南阳乡。

战火、杀掠、扫荡……战争残酷的一幕幕，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儿时记忆里上演。1927年出生的郑心凯，就是在烽火狼烟中长大的。

“我的家乡文昌南阳乡，一个只有3千多人口的小乡，为国捐躯的英雄有300多人，惨遭杀害的群众2000多人，他们用血肉和生命铸造的历史丰碑，是血染的风采，是厚重的革命史诗，因而南阳乡被誉为海南的‘小延安’，是琼崖有名的抗日模范乡。”郑老万分激动地跟记者讲述着红色记忆里的家乡南阳，眼中充满了悲怆和激昂。

1939年2月，日寇侵琼。日军占领文昌县城后，战火很快燃烧至南阳乡。南阳乡迅速投入全民抗战。土改革命时活跃的战士，把枪口对准了日寇。“那时候，妻子鼓励丈夫，父母鼓励孩子上前线。”郑心凯说，拥有120多人，90多条枪的文昌第一支抗日武装南阳乡抗日游击队，在群众的呼声中建立起来。

南阳乡当时有53个自然村，其中22个村就有党组织。南阳乡建立地下的联络站有五、六处，其中一处就在郑心凯岭仔村的老家。郑心凯小时候常听他的养母李月琼讲述，从1926年至1938年，他们家的联络站主要负责接待从琼东(现在的琼海)到文北的地下工作人员。

“冯白驹、王伯伦、符荣鼎、肖焕辉等老革命家都在我家住过哩！”郑老对自己出生于这样一个革命“堡垒户”感到无比自豪。

郑心凯的父亲早年参加琼崖工农红军，1928年在战斗中牺牲，当时他才1岁多。5岁时，母亲改嫁，他便成了孤儿。失去亲人的郑心



88岁的老党员郑心凯老人精神矍铄。

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

凯只能把家仇化为抗日的动力，把眼泪吞进肚子里。“我告诉自己，我已经是参加革命的人了，可以悲伤，但不能流泪，不能被击败。”少年时代的郑心凯浑身沸腾着革命的血液。

14岁少年藏匿日军重机枪

革命的道路充满着血腥风，回忆起战争岁月，郑老不胜唏嘘，他家乡的小村庄、自家的房子、美满的家庭都被日本侵略者烧毁。

尽管几时亲眼见证了亲人惨遭杀戮，然而不到14岁就参加革命战斗的郑心凯却从不畏惧生死。问他这种不怕牺牲的胆量哪里来？郑心凯说，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，那就是：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两个赚一个，要跟敌人死拼到底！

对于郑心凯，摆在他面前的从来就只有一条出路，那就是革命到底，斗争到底，他已经时刻做好像亲人一样，为革命献身的准备。

郑心凯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参加革命的经历。他翻开一本小册子，翻到有关“一挺重机关枪”的那一页。1941年7月，一挺从日军手中缴获的重型机关枪被送到了南阳乡。考虑到携带重型武器不利于开展游击战，南阳抗日游击队决定，将之藏之深山，待恰当时机再拿来杀敌。然而，这么大一挺重型机关枪由谁来保管呢？部队领导再三考虑，认为南阳乡儿童团长郑心凯是最好的人选。

在抗战的浪潮里，年纪幼小的郑心凯很早加入了革命工作。14岁，他就当上了南阳乡(今文昌市文城镇南新村、南联村一带)的儿童团长。郑心凯人虽小，但很机灵，又敢担当，于是，部队首长找来郑心凯谈话，他愉快地接受了收藏保管任务。

“我也不知道当时哪来得这么大的胆子，总之组织让我干，就算牺牲也不怕！”

郑心凯告诉记者，接到任务的当天晚上，他就领着送机关枪的战士，将重机关枪扛到村子后边的山洞里藏匿起来。平日里，他还经常溜进山洞里瞧瞧这挺重机关枪，有时还用干净的布条擦拭，或给枪上上油，悉心呵护着这挺重机关枪。

谁也没想到，就是这挺重机关枪在日后著名的大水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942年1月，著名的大水战斗打响了，为攻破国民党顽军固守的阵地，总队便派人

发现了。“她们都跳了河，亲戚活下来了，祖母却不知道哪里去了。”

缺衣少粮，武器装备落后，药品稀缺，困扰着当时的南阳抗日游击队。郑心凯的任务也越来越重，先后任乡抗日民主政府助理员，乡总支委员、乡总支书记、中共区委委员、乡民主政府乡长。

1944年，在取情报的路上，郑心凯被国民党军开枪打中右手手掌，右手的三个手指根部被子弹打穿，由于缺乏足够的医疗条件，只能就地用树叶和盐巴止血，腐烂严重就找来草药。直到如今，郑心凯老人的手指仍无法自如张开，行军礼时手指无法伸直。

战斗中的负伤还是不幸中的万幸，死亡的威胁时刻发生在他身边。1945年，郑心凯18岁，在文昌翁田的一次反扫荡任务中，他被两股日本小分队围困在一片稻田中。当时作战条件非常艰苦，每个人手上只有2颗手榴弹，又都是分散作战。孤身一人的郑心凯临危不乱，被敌人发现后，他立刻引爆手榴弹，在弥漫烟雾的掩护下，得以侥幸逃脱，捡回一条命。

往事惊险的一幕幕，是常人所难以想象和体会的。而如今郑心凯老人讲起来却语气显得坦然，在他看来，也



郑心凯任保亭宣传部长时与家人合影。侯赛 翻拍

许这些惊险、负伤甚至牺牲，在当年都如茶米油盐一样的平常，只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段段小插曲而已。

解放后，在组织任命下，郑心凯开始从事教育工作。他坦言道，组织任命之前曾征求过他的个人意见，当时他并不情愿。他认为，让一个学历只有小学四年级的人来管教育岂不是会让人笑掉大牙。但当得知组织没有跟他开玩笑，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后，他郑重接受了这份艰巨的任务。

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，郑心凯每天坚持高强度的学习，提高文化水平，看书读报已经成了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。直到今天，郑老依然把学习当成铁一样的纪律任务来遵守，退休后，他订了19种报纸杂志，每天往返于家与小区传达室之间。周



郑心凯与家人80年代合影。侯赛 翻拍